

追懷運輸專家陳廣沅

● 葉學哲

北洋習工結識家兄

同鄉耆宿、世誼深厚的揚州陳廣沅老先生生於一九九二年九月五日，以高齡九三在美逝世。他智慧過人學養高潔，八十歲時將以往所寫文章札記整理為一部《壯遊八十年》由中外圖書公司為他出版；書中敘述多采多姿的生平，細緻而風趣，隨處流露他偉大的品格，非凡的才識，和豁達的人生觀，令人欽仰，同時所記述抗戰時期許多事蹟的經過和背景，以及許多人為國家興亡而犧牲奮鬥的精神和毅力，讀來發人深省。

陳廣沅與我大哥葉秀峰是故鄉第八中學（江蘇省立揚州中學前身）同班同學，他到我家訪問的第一個印象是：「所居簡陋，而客廳四壁圖書琳琅滿目」，當時先

父正是八中校長，陳廣沅對先父的印象是嚴厲而教學認真，後來在他書中曾一再提起先父是影響他一生最大的老師，每年他以第一名獲得的獎學金也對家境不裕的他極有助益。畢業後他和大哥一同考上北洋大學，陳廣沅又高居榜首，但他由於家長的期望和自己的志趣放棄北洋，進了唐山交通大學習機械工程。他到北洋看望讀礦冶工程的大哥，同時也結識了大哥同班好友陳立夫等，成為知交，後來旅美時更與陳立夫結成兒女親家，時相過從，研究如何對中國文化復興有所貢獻。他們認為學習理工的人，能從現代科學的觀念出發，可以不被人誤解為復古。

陳廣沅比我大哥長一歲，比我大有十七歲之多，早年我和他見面的機會很少，僅從旁在大哥處偶爾聽到過他們交往的事

，雖不十分了解清楚，但記得有件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抗戰剛勝利時，陳廣沅擔任行政院救濟總署儲運廳長時，發生部下偷賣倉儲物資的案子，當時勝利伊始，一切尚未安定，儲運業務又十分龐雜，這類倉庫失竊的事有所難免，發生後自應糾查，可是陳廣沅是主管，又被謠言中傷，以他的為人自然就感覺萬分嚴重，他便要大哥幫他證明清白，但大哥認為和他相知之深，百分之百肯定他的清白不在話下，然而以當時局外人的立場和地位，講話惟恐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應該忍耐靜候司法的查處。果然案子終於澄清，陳廣沅當然獲還清白，可是也遷延了不少時日，在懸而未決定期間，以陳廣沅的性格，心情的沉重，可以想像，對大哥自也難免有些抱怨。事過境遷他倆見面相視一笑，彼此心中的互

相尊重毫無芥蒂。不過陳廣沉從此不再接受政府公職，累次的徵召皆不從，顯示他內心傷痛。美援恢復後美方推薦的我國美援會第一任秘書長就是 R.Y. 陳（陳廣沉），可是他推辭不就，在香港經商不利，又輾轉去美，後來楚材晉用也可以算是我們國家的損失。

華府拜謁喜獲指點

我與陳廣沉直接交往是在美國華府，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成為我們盟國，開始予我援助，一同抗日作戰，我在交通部服務考取赴美受訓。一九四五年四月間赴美到達華府，初到海外人地生疏，知道他在華府辦理美援交通器材的爭取事宜，便前往他辦公室拜望，希望得到鄉長老大哥的照料和指點。他那時工作很忙，接見我時勉勵一番，態度嚴肅有若長官訓話，匆匆結束，毫無我想像中的親切感，未免有點失望。兩天後我忽然接到他一封用英文寫的信，叮囑我注意身體，把握機會觀察事物，用功讀書，尤其要練習英文，因為語文乃是在國外求知和做事的重要工具，以後要用英文多與他通信，不得用中文。這封信情辭懇切，令我感動，方才了解老

大哥見面時不親切的訓話，目的在激勵我的自尊，不能心存依賴，實在對我非常關切，否則又何必再寫這樣一封信給我呢？

在美教書馴服洋童

大陸易權，陳廣沉堅不來台，在港教書又受年齡限制，經商失敗，生活都成問題。一九五九年他湊借美金一千元，夫婦倆攜帶全部家當一大箱一小箱乘船赴美，憑他學驗擔任大學教授足足有餘，但年逾六十在美尋找適當工作也非易事。終於在麻薩諸塞州的一個小鎮，選擇做一所中學的數學物理教員。他何以做此選擇，當然有許多因素，但他畢生以服務人群社會為最大目標，一息尚存始終不懈。

陳廣沉早年在美學成回國，暫應母校八中之邀教授數學，他已體認到一位好的科學教師應當具備的條件有四個層次：(1) 你得先懂；(2) 你得記得你所懂的；(3) 你得明白你所懂的；(4) 你得使你的學生懂得你所懂的。這四個層次說來簡單，如何做到卻極不簡單。陳廣沉便以他的學識經驗在美從事改良教材教法，不久這所小地方默默無聞的中學畢業生竟開始有考取有名

大學的記錄，當地居民莫不感佩這位外國老人的精神與貢獻，對他尊敬有加。

自一九六〇年陳廣沉到麻州「愛爾」(Ayer, Mass.) 鎮做中學數理老師至一九七三年應兒女請求移居紐澤西「耕德園」(Kendall Park, NJ) 他自認為這十三年是一生

最愉快最滿意的歲月，移居後晃眼又是十年，表面上以寫作自娛不問外事，其實他始終懷念祖國家園，仍舊關心社會公益。一九八三年應親友和交大同學之邀，首次來台參加「仁社」紀念大會，告訴朋友們他以最高票榮膺所居南布朗斯維克市教育委員會委員的經過，以一個八五高齡並不是學教育的中國人獲得當地人民的擁戴當上教育委員，怎不令人稱奇。實際上以他在「愛爾鎮」從事教育事業十三年的經驗與心得，移居「耕德園」十年來對於當地教育情況也隨時考察研究，發現許多應可改善的缺失。他指出美國老師只管「教」不管「學」是觀念上的一大錯失。美國教師們以為怎樣「學」是學生自己的事，可以讓他們自由發展。殊不知孩子們究竟年紀小，需要人指導他們如何去學習的途徑，才能充分發揮才智，以免怠惰迷失。中國老師大多有因材施教的科學認識，社會

上普遍更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尊師重道觀念，比美國人高明得多，他競選時提出對於教學設施，課程內容，施教方法，經費分配，乃至教師待遇等主張，莫不針對時弊而具體可行，當地人士十分贊佩。當地報章乃至紐約時報一致贊美。他曾投函一家報紙，敘述他的觀點和具體意見，並請將「獨居老漢，大發神經」八個中文大字排在標題之旁，十分幽默。

我在一九九二年六月曾赴美探望住在普林斯頓的女兒，可惜不曾有機會再去近在咫尺的「耕德園」看望陳廣沅，不料消息傳來，他已撒手塵園，可惜他不曾再續寫壯遊的第九個十年，供後人作處世的典範。他晚年對於美國兩個小鎮基本教育所做的貢獻，表面上好像是小事，可是的確曾感動了美國社會，啟發了他們敬老尊賢的觀念，連最近幾任總統也皆曾致函向他表示敬意。這也證明以「天下為公」、「大同博愛」的崇高理念放諸四海而皆準，博大精深中華文化有一天必能宏揚於世界。

讀書應試屢考第一

陳廣沅（一八九八—一九九二），生

於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六日，江蘇江都人，祖籍江蘇丹徒，其先祖陳煥文因避洪楊之亂，渡江南下，避居江都仙女鎮，其父陳治，字平齋，在蘇州經營綢緞莊，並掛牌行醫（中醫），收入不惡，供給家人生活綽有餘裕。六歲開始讀私塾，認字而已，只知背誦，不解其意。一九〇七年轉入新書館，在兩年的時間內讀完孟子、中庸、詩經、禮記等古籍，紮下深厚的文學基礎。

不久，仙女鎮上開設小學，收學生不要學費，陳廣沅轉入小學就讀，小學教育比私塾有趣得多了，讀書之外，他學會打梭（敲打一種短木棍，比遠近）、踢毬子、鬥蟋蟀，成了活潑的少年。學校裡同時教授數學、史地，還有英文體操，是陳廣沅接觸英文之始。

一九一一年，民國肇建，十二歲的陳廣沅結束了小學生涯，奉命離鄉背井，遠赴揚州升學，進入省立第八中學讀書，吃住都在學校裡，老師身兼教言教，管理嚴格。陳廣沅讀書用功，成績優異，一九一三年暑期開學後，他成了全部免費的學生。

一九一五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可惜畢業即失業。那時中學畢業等於前清的秀才，但手不能提籃，文無處搖筆，無以為生，他回到家鄉，閒住了半年。正值列強圖瓜分中國，袁世凱懷抱皇帝夢，政局日非，這時，他的父親在長沙任中國銀行行長倪遠甫（其父表兄）的秘書，陳廣沅奉父命去長沙，準備伺機考大學，並立志習工。到長沙時已過了大學招生時間，陳廣沅被送到萍鄉煤礦做了幾個月的學徒，暑期過後，他回到長沙，考進湘雅醫學校預科，其父認為自己為中醫，有子習西醫，

將來中西合璧，非常好。屬教會辦的雅禮大學（英文名叫 Y. L. U.，為耶魯大學中國分校），教師多為美國人，課本全是美國教科書，陳廣沅英文雖有基礎，但讀起來仍很吃力。有一天上解剖實驗，一位湯姓同學在剖屍體時，不慎劃破自己的左掌，血流如注，教師大駭，立即在他的左手腕打上麻酸針，用消毒水消毒，並把整個手掌浸入消毒水，行事十分小心。這件事使陳廣沅習醫的信心動搖。這時，他在報上看到北洋大學在上海招生，乃稟明父親，返回上海應考，以第一名榮登金榜。

就讀交大研習機械

這一年暑期，陳廣沅北上天津，向北

洋大學報到入學，但意外的，是他父親來信，要他八月到北京去報考唐山路礦學校，該校為交通部部立，由育才司直轄，他由姨父陪同前往應試，以第二名錄取。校址在河北的小鎮唐山；一九一七年秋，他至唐山入學，學程為預科兩年，正科四年，畢業後，由交通部派職，這比當時中國許多學校學生畢業即失業好得多了。

預科二年，很快的過去，陳廣沅又以第一名升入大學本科，就讀機械系，二年級時，適逢「五四」運動，唐山交大組織了一個「人社」，響應五四新文化運動，他們辦了一個雜誌，名為「科學的唐山」，陳廣沅在雜誌上寫文章鼓吹科學。一九二〇年暑假，陳廣沅回到故鄉仙女鎮，由母親做主結了婚。一九二一年陳廣沅由唐山學院轉學到上海交通大學，讀機械系四年級，一年後畢業，應無錫一家機械廠之邀，前往擔任機械工程師。

做了一年，陳廣沅嫌生活環境嘈雜，乃離職返回揚州，應八中校長葉貽穀（筆者先君）之聘，任數學教員，年假後，又在第五師範兼授力學，收入頗豐；惟自感上進無路，心頭悚然。

一九二三年春，忽接上海交大轉來交

通部的命令，要派他赴美深造，喜不自勝，於是年十二月中旬，陳廣沅與茅以新同行乘輪赴美留學。翌年春進入伊利諾大學專攻鐵路機械，於一九二七年獲機械碩士學位。乃兼程回國，應聘至南京中央大學工學院任教。

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二月初，陳廣沅由交通部委為津浦鐵路機務處天津機械廠廠長，當即辭職北上接任，但正值北伐節節勝利，奉軍直軍大潰，支持奉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製造「濟南慘案」，陳廣沅此時北上，抱著冒險犯難的精神。

一九三〇年春，馮玉祥及閻錫山聯手反蔣，佔領平津，派人傳話給陳廣沅，說他是南京政府來的，和陳果夫、陳立夫是一家人，要把他看管起來。他辯稱：「我是江蘇揚州人，陳立夫是浙江吳興人，並非一家人。」然而閻、馮還是把他軟禁在西沽廠，直到戰爭結束，才恢復自由。不過，多年後，陳廣沅及陳立夫在美果然成了兒女親家，也算是一家人了。

一九三一年初，鐵道部派員赴日參觀機車修理，陳廣沅為團員之一，發現日本人修理一輛機車，僅費時四天半，考察發

現日本人做事講求科學方法，首先是機車損壞部分檢查詳細，配件準備充分，隨時可以取用，加之工人技術純熟，做起來得心應手。這件事使陳廣沅體悟到日本興盛不是偶然的。回國後，陳廣沅寫成考察報告，對鐵路運輸提出改進意見，卒因積重難進，徒呼負負。

在天津一年後，陳廣沅應北洋大學校長茅以昇之邀，在北洋兼課，講授機車工程及機車設計，又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請，至該校講授機動學及材料力學，由於口齒清晰，內容充實，很受學生歡迎，多年後，尚有學生趨訪，表示感謝。

荒山趕築滇緬鐵路

在天津廠服務六年，陳廣沅於一九三四年調任津浦鐵路濟南機械廠廠長，此時，日本軍閥侵我華北，「何梅協定」後，中國軍隊退出河北，華北幾成日寇禁嚮。陳廣沅請假回杭州探親，不料，被調為浙贛鐵路機務處處長。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浙贛鐵路全由軍管，陳廣沅於年底到南昌，趕辦軍運，忙碌不堪，加以日機轟炸，以鐵路沿線為目標，所以也很危險。同年下半年，抗日軍事失利，武漢、